史記三家註/卷100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卷九十九

史記卷一百
季布欒布列傳第四十
作者：司馬遷　西漢

卷一百零一

季布欒布列傳第四十

季布者，楚人也。爲氣任俠，〈集解孟康曰：「信交道曰任。」如淳曰：「相與信爲任，同是非爲俠。所謂『權行州里，力折公侯』者也。」或曰任，氣力也；俠，俾也。　索隱任，而禁反。俠音協。如淳曰「相與爲任，同是非爲俠，權行州里，力折公侯者」，其說爲近。俾音普丁反，其義難喻。〉有名於楚。項籍使將兵，數窘漢王。〈集解如淳曰：「窘，困也。」〉及項羽滅，高祖購求布千金，敢有舍匿，罪及三族。季布匿濮陽周氏。周氏曰：「漢購將軍急，迹且至臣家，將軍能聽臣，臣敢獻計；即不能，願先自剄。」季布許之。迺髡鉗季布，衣褐衣，置廣柳車中，〈集解服虔曰：「東郡謂廣轍車爲『柳』。」鄧展曰：「皆棺飾也。載以喪車，欲人不知也。」李奇曰：「大牛車也。車上覆爲柳。」瓚曰：「《茂陵書》中有廣柳車，每縣數百乘，是今運轉大車是也。」　索隱案：服虔、臣瓚所據，云東郡謂廣轍車爲廣柳車，及《茂陵書》稱每縣廣柳車數百乘，則凡大車任載運者，通名廣柳車，然則柳爲車通名。鄧展所說「柳皆棺飾，載以喪車，欲人不知也」，事義相協，最爲通允。故《禮》曰「設柳翣，爲使人勿惡也」。鄭玄注周《禮》云「柳，聚也，諸飾所聚也」。則是喪車稱柳，後人通謂車爲柳也。〉并與其家僮數十人，之魯朱家所賣之。朱家心知是季布，迺買而置之田。誡其子曰：「田事聽此奴，必與同食。」朱家迺乘軺車〈集解徐廣曰：「馬車也。」　索隱案：謂輕

車，一馬車也。〉之洛陽，見汝陰侯滕公。滕公留朱家飲數日。因謂滕公曰：「季布何大罪，而上求之急也？」滕公曰：「布數爲項羽窘上，上怨之，故必欲得之。」朱家曰：「君視季布何如人也？」曰：「賢者也。」朱家曰：「臣各爲其主用，季布爲項籍用，職耳。項氏臣可盡誅邪？今上始得天下，獨以己之私怨求一人，何示天下之不廣也！且以季布之賢而漢求之急如此，此不北走胡即南走越耳。夫忌壯士以資敵國，此伍子胥所以鞭荊平王之墓也。君何不從容爲上言邪？」汝陰侯滕公心知朱家大俠，意季布匿其所，迺許曰：「諾。」待閒，果言如朱家指。上迺赦季布。當是時，諸公皆多季布能摧剛爲柔，朱家亦以此名聞當世。季布召見，謝，上拜爲郎中。

孝惠時，爲中郎將。單于嘗爲書嫚呂后，不遜，呂后大怒，召諸將議之。上將軍樊噲曰：「臣願得十萬衆，橫行匈奴中。」諸將皆阿呂后意，曰「然」。季布曰：「樊噲可斬也！夫高帝將兵四十餘萬衆，困於平城，今噲柰何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，面欺！且秦以事於胡，陳勝等起。于今創痍未瘳，噲又面諛，欲搖動天下。」是時殿上皆恐，太后罷朝，遂不復議擊匈奴事。

季布爲河東守，孝文時，人有言其賢者，孝文召，欲以爲御史大夫。復有言其勇，使酒難近。〈索隱使音如字。近音其靳反。因酒縱性謂之使酒，即酗酒也。〉至，留邸一月，見罷。季布因進曰：「臣無功竊寵，待罪河東。〈索隱季布言己無功能，竊承恩寵，得待罪河東。其詞典省而文也。〉陛下無故召臣，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；今臣至，無所受事，罷去，此人必有以毀臣者。夫陛下以一人之譽而召臣，一人之毀而去臣，臣恐天下有識聞之有以闚陛下也。」〈集解韋昭曰：「闚見陛下深淺也。」〉上默然慙，良久曰：「河東吾股肱郡，故特召君耳。」布辭之官。

楚人曹丘生，辯士，數招權顧金錢。〈集解孟康曰：「招，求也。以金錢事權貴，而求得其形勢以自炫燿也。」文穎曰：「事權貴也。與通勢，以其所有辜較，請託金錢以自顧。」　索隱義如孟康、文穎所說。辜較音姑角。　正義言曹丘生依倚貴人，用權勢屬請，數求他人。顧錢，賞金錢也。〉事貴人趙同等，〈集解徐廣曰：「《漢書》作『趙談』，司馬遷以其父名談，故改之。」〉與竇長君善。季布聞之，寄書諫竇長君曰：「吾聞曹丘生非長者，勿與通。」及曹丘生歸，欲得書請季布。〈集解張晏曰：「欲使竇長君爲介於布，請見。」〉竇長君曰：「季將軍不說足下，足下無往。」固請書，遂行。使人先發書，季布果大怒，待曹丘。曹丘至，即揖季布曰：「楚人諺曰『得黃金百（斤），不如得季布一諾』，足下何以得此聲於梁楚閒哉？且僕楚人，足下亦楚人也。僕游揚足下之名於天下，顧不重邪？何足下距僕之深也！」季布迺大說，引入，留數月，爲上

客，厚送之。季布名所以益聞者，曹丘揚之也。

季布弟季心，〈集解徐廣曰：「一作『子』。」〉氣蓋關中，遇人恭謹，爲任俠，方數千里，士皆爭爲之死。嘗殺人，亡之吳，從袁絲〈索隱盎字絲。〉匿。長事袁絲，弟畜灌夫、籍福之屬。嘗爲中司馬，〈集解如淳曰：「中尉之司馬。」　索隱《漢書》作「中尉司馬」。〉中尉郅都不敢不加禮。少年多時時竊籍其名〈索隱籍音子亦反。〉以行。當是時，季心以勇，布以諾，著聞關中。

季布母弟丁公，〈集解晉灼曰：「《楚漢春秋》云薛人，名固。」　索隱案：謂布之舅也。〉爲楚將。丁公爲項羽逐窘高祖彭城西，短兵接，高祖急，顧丁公曰：「兩賢豈相戹哉！」於是丁公引兵而還，漢王遂解去。及項王滅，丁公謁見高祖。高祖以丁公徇軍中，曰：「丁公爲項王臣不忠，使項王失天下者，迺丁公也。」遂斬丁公，曰：「使後世爲人臣者無效丁公！」

欒布者，梁人也。始梁王彭越爲家人時，〈索隱謂居家之人，無官職也。〉嘗與布游。窮困，賃傭於齊，爲酒人保。〈集解《漢書音義》曰：「酒家作保傭也。可保信，故謂之保。」〉數歲，彭越去之巨野中爲盜，而布爲人所略賣，爲奴於燕。爲其家主報仇，燕將臧荼舉以爲都尉。臧荼後爲燕王，以布爲將。及臧荼反，漢擊燕，虜布。梁王彭越聞之，迺言上，請贖布以爲梁大夫。

使於齊，未還，漢召彭越，責以謀反，夷三族。已而梟彭越頭於雒陽下，詔曰：「有敢收視者，輒捕之。」布從齊還，奏事彭越頭下，祠而哭之。吏捕布以聞。上召布，罵曰：「若與彭越反邪？吾禁人勿收，若獨祠而哭之，與越反明矣。趣亨〈索隱上音促，下音普盲反。謂疾令赴鑊也。〉之。」方提趣〈集解徐廣曰：「一作『走』。」　索隱上音啼，下音趨。徐廣云一作「走」，走亦趣向之也。〉湯，布顧曰：「願一言而死。」上曰：「何言？」布曰：「方上之困於彭城，敗滎陽、成皋間，項王所以（遂）不能〔遂〕西，徒以彭王居梁地，與漢合從苦楚也。當是之時，彭王一顧，與楚則漢破，與漢而楚破。且垓下之會，微彭王，項氏不亡。天下已定，彭王剖符受封，亦欲傳之萬世。今陛下一徵兵於梁，彭王病不行，而陛下疑以爲反，反形未見，以苛小〈集解徐廣曰：「小，一作『峭』。」〉案誅滅之，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。今彭王已死，臣生不如死，請就亨。」於是上迺釋布罪，拜爲都尉。

孝文時，爲燕相，至將軍。布迺稱曰：「窮困不能辱身下志，非人也；富貴不能快意，

非賢也。」於是嘗有德者厚報之，有怨者必以法滅之。吳（軍）〔楚〕反時，以軍功封俞侯，〈集解徐廣曰：「擊齊有功也。」〉復爲燕相。燕齊之閒皆爲欒布立社，號曰欒公社。

景帝中五年薨。子賁嗣，爲太常，犧牲不如令，國除。

太史公曰：以項羽之氣，而季布以勇顯於楚，身屨（典）軍〈集解徐廣曰：「屨，一作『屢』，一曰『覆』。」駰案：孟康曰「屨，履蹈之也」。瓚曰「屢，數也」。　索隱身履軍。按：徐氏云一作「覆」，按下云「搴旗」，則「覆軍」爲是，勝於「屢」之與「履」。〉搴旗者數矣，可謂壯士。然至被刑戮，爲人奴而不死，何其下也！彼必自負其材，故受辱而不羞，欲有所用其未足也，故終爲漢名將。賢者誠重其死。夫婢妾賤人感慨而自殺者，〈集解徐廣曰：「或作『概』字，音義同。」〉非能勇也，其計畫無復之耳。〈集解徐廣曰：「復，一作『冀』。」〉欒布哭彭越，趣湯如歸者，彼誠知所處，〈集解如淳曰：「非死者難，處死者難。」〉不自重其死。雖往古烈士，何以加哉！

索隱述贊季布、季心，有聲梁、楚。百金然諾，十萬致距。出守河東，股肱是與。欒布哭越，犯禁見虜。赴鼎非冤，誠知所處。